

林 行 止 经 济 观 察

# 理想生意

林  
行  
止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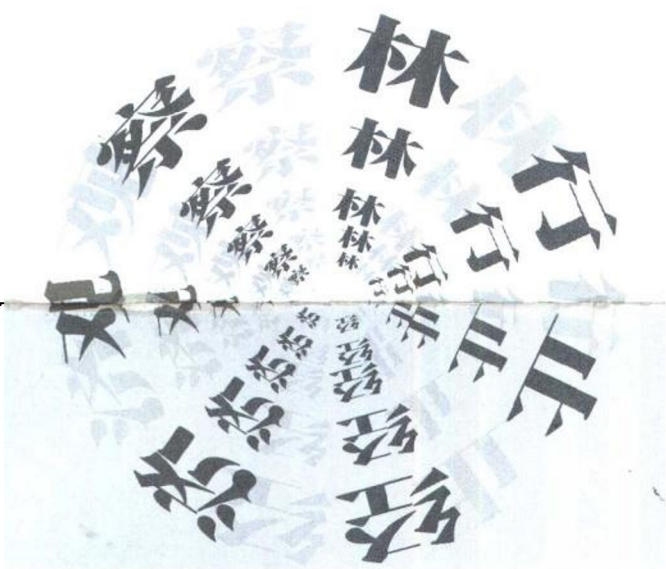
经济日报出版社

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 刘绍铭

林行止的政经短评和“杂花生树”的闲读闲笔，题目尽管不同，腔调亦因应有异，但本质上，他写作的方向是一致的：提供资讯，传授知识，因此可说是 Qates 心目中的“务实作家”。务实作家不信口雌黄，事事讲求言之有物。林行止香港第一健笔的美誉，就是建立于这种诚信的基础之上。

# 理想生意

林行止 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想生意/林行止著.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2.1

ISBN 7-80127-988-3

I. 理… II. 林… III. ①林行止-文集 ②经济学-文集 IV. 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6230 号

台湾远景出版事业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 理想生意

---

|        |                                           |
|--------|-------------------------------------------|
| 著 者    | 林行止                                       |
| 责任编辑   | 张国卿                                       |
| 责任校对   | 李继冰                                       |
| 出版发行   | 经济日报出版社                                   |
| 社 址    | 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邮编 100054                 |
| 电 话    | (010)63567690 63567691(编辑部) 63567683(发行部) |
| 网 址:   | edp.ced.com.cn                            |
| E-mail | edp@ced.com.cn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北京大地印刷厂                                   |
| 开 本    | 850×1168cm 1/32                           |
| 印 张    | 7.875 印张                                  |
| 字 数    | 178 千字                                    |
| 版 次    | 2002 年 1 月第一版                             |
| 印 次    | 2002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7-80127-988-3/F·310                  |
| 定 价    | 16.00 元                                   |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 代序：媒介评论者不必妄自菲薄

最近牛津大学出版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E. Durkheim)传世巨构《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的新译本，笔者虽未寓目，但据4月7日《金融时报》

“沉思录”的评论，令人对若干为英语世界读(学)者熟识甚且可说名字家喻户晓的经济学家如海耶克在理论上的原创性有新的看法；不过，对笔者来说，海耶克仍是“思想启蒙”的一代宗师，他早期的几本著作(后期著作太深奥了)，笔者久不久便找出来翻阅，新鲜感仍在、启迪性依然！

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是知识界无人不知的巨著(1944年出版后，1945年4月《读者文摘》破天荒亦是有史以来惟一一次发表精简本，令它成为家庭读物(最先把它介绍给中文读者的，应是台湾哲学家殷海光，时在50年代初期，当时蒋介石是大独裁者，殷教授因此命运坎坷)，以养美国“力康鸡”发财的英国鸡农费沙[A. Fisher]读后顿悟，倾其所有，于1955年成立了如今在思想界举足轻重的“经济事务学社”(IEA)，这可算是他公开对极权政府下“战书”，他于稍后(1949年)出版的《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The Intellectuals and Socialism，版本无数)，则是他对抗、改造极权政府的“蓝图”，这本内文只有18页的小册子，其影响之深广，历半个世纪而不衰。

“百无一用是书生”（姑且视书生为知识分子的同义词），不仅是“国粹”，西方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在二次大战前亦普遍存有这种想法，海耶克为此深感困惑，因为根据他的观察，知识分子具重大影响而不自知且未为人确认。在海耶克笔下，知识分子包括新闻工作者、大中学教师、神职人员、电台评论者（当年电视尚未普及）、小说家、漫画家及艺术家等等都是，这些人掌握了传播意念的技巧，但对其传播的意念，可能只有皮毛的认识，换句话说，海耶克认为知识分子（他对这个名词并不满意，相信不少读者亦有同感）不但不是“原创思想家”（Original thinker），连学者或专家亦谈不上，知识分子只是“意念的二手传播者”（Secondhand dealers in ideas）。在意念的传播上，海耶克指出不包括在知识分子之内的科学家、医师及各种技术人员亦起积极作用，因为“他们早与印刷文字结缘”，因此深受知识分子言论感染：由于他们在本业上都是专家，有一定权威性，当他们转述非其专业的论题时（当然加上了不少“自己的”意见），说服力甚强，这是他们在本业上的成就带来的“附加利益”，这类事例香港人司空见惯，一些知名科学家（有的还是诺奖得主）偏信偏听某种言论而高谈政治，虽然天真肤浅，由于他们在本业上有权威地位，便有人认为大有道理。

知识分子不必对所评论的物事有深刻认识，其实他们甚至不必有特别高的智力（Intelligent），只要对变幻的世事有锐敏的观察和感应，便能凭其娴熟的“传播技巧”，或侃侃而谈或埋首疾书或以其他艺术形式，解构学者、专家的原创思想，评论社会现象，在消费者至上的自由经济体系下，市场自会给予公正的评价。不过，市场不但并非万灵，当这些言论附在媒体之中而非独立存在时，市场机制根本失效。明显的例子是，媒体

为了“方便”，经常采访那些乐于上镜和见报的知识分子，视他们为万事通，征询他们对太阳底下一切事物的意见：他们不可能事事精通，传达的信息很多时都错误百出，结果遗祸人间，然而，对有关媒体的收视率或读者人数并无负面影响。海耶克不只一次说他一度认真地考虑拒领诺奖(1974年)，因为获奖后传媒必会“百事问”，这不仅会令他烦不胜烦，且在避无可避之下不免时时说错，而诺奖的权威性令一般人奉他的话为“真理”，结果贻误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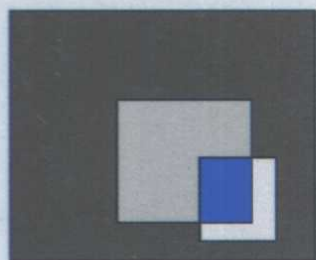
知识分子或学者专家兼当知识分子，成为意念的二手传播者，在“选材”上要很小心，对不熟识的题材都要少开尊口。去年7月21日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发表高力克(S. Gotelick)博士一文，说他因为位居“要津”(纽约大学研究院院长特别助理)，加以平素喜欢品评时政，遂成为传媒采访对象，可是，当他被问及“领养的儿童成长后该否寻找亲生父母”时，他便宣布“投降”，他对此完全外行，以后不再接受传媒访问，因为传媒什么事都找他做访问令他十分反感，等于放弃知识分子的身份，当然亦失去见报上电视的“宣传”机会。高力克的个案，足为他山之石。

由于大多数人没有阅读学术文章的习惯、耐性和能力，而学者、专家能文(指通俗文章)善说(指人人听得懂的话)的少之又少，作为意念的二手传播者，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显得特别重要；知识分子的职责有如意念的“守门员”，因为哪一派学说哪一类意识形态能否大众化，都要通过知识分子这一关，如果他们不放行，有关意念便无法以不同形式在不同媒介中传播以广周知，结果只能成为象牙塔里不食人间烟火的“瑰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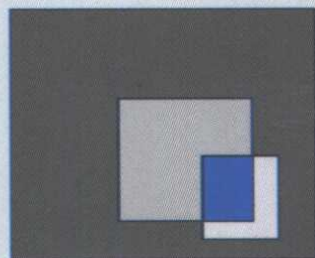
笔者初入行时，可说是为评论(或谋生)而评论，后来从海耶克这本小册子中悟出周敦颐所说的“文所以载道也”，确有

道理。为了免致误入歧途，做个对社会有用的“意念二手传播者”，只有不断阅读、广泛浏览，并从学术刊物汲取养分(孙中山先生说“出学堂之后，乃求学之始”，大概便是如此)，把学者、专家的原创意念通俗化，希望有助坚定社会人士对市场经济以对自由、法治、民主的信念。作为知识分子，媒介评论者不必因人轻言微而妄自菲薄，我们实在负有重大社会责任，这是敦促笔者不停笔的最大诱因。不过，这种责任的落实，只有在一个言论完全自由的环境下才能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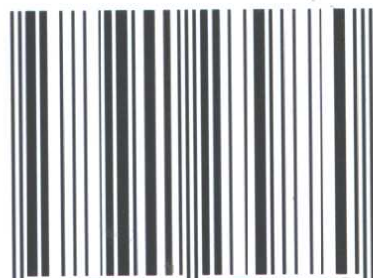
2001年5月16日



林行止，1940年生，广东澄海人，原名林山木，笔名林行止、史威德，香港经济学家、散文家。留学英国剑桥郡科技与艺术学院经济学系。1973年创办香港第一份学术性的经济报章《信报财经新闻》，现为《信报》及《信报财经月刊》发行人。以撰写财经评论析断明彻、论证精确而享誉海内外，有香港第一健笔的美誉，著作等身，有《原富精神》、《经济门楣》、《经济学家》、《投资族谱》等七十余种。本书为林行止2000年经济观察选之一。



ISBN 7-80127-988-3



9 787801 279880 >

## 目 录

|                         |      |
|-------------------------|------|
| 代序：媒介评论者不必妄自菲薄 .....    | (1)  |
| 同志，你好！ .....            | (1)  |
| 么匿飞夫地 拓都天豆臣 .....       | (5)  |
| 内容决定一切 时代卖得好价 .....     | (8)  |
| 清楚分工权责分明的企业制度 .....     | (11) |
| 做贝利登那只算死草的驴子 .....      | (14) |
| 德大阿佛罗 容閼寐巴温 .....       | (18) |
| 凯恩斯香蕉国的荒谬性 .....        | (22) |
| 解决失业提高增长的妙方 .....       | (30) |
| 人人哥伦布 事事茫茫然 .....       | (34) |
| 网络发展愈兴旺 收紧银根愈迫切 .....   | (38) |
| 收视率下跌广告费上升的超级杯 .....    | (47) |
| 顾恺之倒啖甘蔗与第四只蛋 .....      | (52) |
| 原来是阿当·斯密惹的祸 .....       | (58) |
| 美国环球殖民 网妓效益最大 .....     | (62) |
| 普通话音译粤语读出的困惑 .....      | (68) |
| 三八节谈女性压倒男性的强项 .....     | (72) |
| 货币基金功能已变 跨国银行有恃无恐 ..... | (77) |

|                       |       |
|-----------------------|-------|
| 鼓励注册专利 美商占尽优势 .....   | (81)  |
| 专利权环球统一 世贸之外有战场 ..... | (85)  |
| 劳动节终于成为公众假期 .....     | (89)  |
| 中国劳动节放假 7 天的利弊 .....  | (94)  |
| 张五常发还原籍 邹至庄异地而生 ..... | (97)  |
| 读书近百页 笑话四五则 .....     | (102) |
| 盖棺论麦督治港功过 .....       | (106) |
| 收费无着广告少 新闻网站不易为 ..... | (111) |
| 政治跛脚鸭 经济有可为 .....     | (122) |
| 新经济的新教主艾·兰德 .....     | (126) |
| 完全竞争利消费 业商受害赚钱难 ..... | (130) |
| 研究半理性行为 经济学家获殊荣 ..... | (134) |
| 新闻网站吹倒风 财经网站亦难为 ..... | (138) |
| 网上生意流行 交易成本大降 .....   | (143) |
| 人人可以控告的公敌 .....       | (147) |
| 知不易行更难的理想生意 .....     | (151) |
| 一盘可以收费的网上生意 .....     | (155) |
| 工资异于物价 减薪是最下策 .....   | (159) |
| 在股市大放异彩的经济学 .....     | (163) |
| 打破网上经营低成本的误信 .....    | (167) |
| 多少经济增长 全靠美国贸赤 .....   | (171) |
| 中国经改进入“巴列图最适境界” ..... | (175) |
| 富裕社会早临 知识资本重要 .....   | (180) |
| 食物便宜凝脂聚 运动珍贵潇湘难 ..... | (184) |
| 损耗惊人的罪案间接成本 .....     | (189) |

|                         |       |
|-------------------------|-------|
| 一宗生意二项服务 银行经营有新挑战 ..... | (193) |
| 人际关系不可或缺 寿险上网难有作为 ..... | (197) |
| 家族财宏惊寰宇 富可“敌”国语双关 ..... | (200) |
| 确认遗传基因 有助体坛夺标 .....     | (204) |
| 收入不均 是贫者向上的动力 .....     | (208) |
| 职业培训 效益近零 .....         | (212) |
| 大企业自拆楼台 日经济沉而难起 .....   | (221) |
| 闻其声不见其人 女乐手机会大增 .....   | (226) |
| 黑道白道管理之道 贩毒吸毒亡命之由 ..... | (230) |
| 鱼生热 海鲜价 全球化 .....       | (235) |

## 同志，你好！

已故芝加哥经济学家史特拉(G. J. Stigler, 1911 ~ 1991, 1982 年诺奖得主)多年前写过一篇短文《知识分子和商业活动》(The Intellectual and the Marketplace), 目的在扭转“读书人”对市场——资本主义和资本家的敌意甚至仇视; 这篇不足 10 页的文章, 几乎收录在所有不同形式的《史特拉文集》(无论是自选或他选)中, 伦敦的经济事务学社(IEA)甚且为它出版单行本。显而易见, 史特拉固然十分重视这篇短文, 学界亦奉为经典。笔者 60 年代后期撰写《英伦采风》时已提及, 以后会多次评价史特拉的有关观点。在拉近自鸣清高的知识分子与被他们视为庸俗市侩的距离上, 史特拉功不可没——知识分子和市侩同食人间烟火, 因此不应互相排挤。

笔者现在重提史特拉这篇短文, 是记起他在文内旁及现代西方人碰面的惯用语 Good day 的来源, 据说这是农业社会所形成的习尚, 当时人人望天打卦, 莫不祈求上天赐予良好天气, 因为他们收成之丰歉, 与天气的好坏有直接关系, 人们见面因此互祝有个“好日子”, 十分正常和富人情味。《知识分子和商业活动》写于 1963 年, 史特拉建议人们见面应以“降低物价”为祝, 因为当年通货膨胀已蠢蠢欲动; 笔者当时则建议港人的问候话应该从“饮茶未?”改为“净洁空气”及“疏导交通”, 反映于 30 年前香港人已不虞温饱而已备受环境污

## 理想生意

染及交通挤塞之苦的现实！

可是，尽管资讯世界网络年代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条件已和农业社会相去十亿八千万里，以“好日子”（Good day 或 Nice day）作为见面“礼”的传统习俗不变，大概是这类“问候话”已成为一项没有实际内涵因而不具实质意义如 How do you do 的例行公事之故。不过，笔者以为这种积习在不知不觉间已在衍变，只是速度极之缓慢而已，比方说现在港人碰面甚少以“饮茶未？”“食饱未？”作为“导引”了，虽然为大众认同的问候话尚未出现。

近读南方朔先生在台北《新新闻》（第 669 期）所撰《语言的漂移》一文，指出“尽管习俗变化不大，语言的改变则仍不少……，今日人们习用的‘恭喜’，一千年前似乎也未出现”。作者用功甚深，列举了不少中、英习惯用语的转化，说明习俗不变语言已变。

语言变化在中国大陆亦甚明显，近 20 年来中国经济翻天覆地向前突进，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经济形态转变的社会特征是老百姓致力争取“先富”，对政治的兴趣日渐淡薄，日常称谓亦渐起变化，过去人人以“同志”互称，连“爱人”亦称“同志”，现在“同志”已为市场排斥！

口说无凭，“同志”之没落，可从《辞海》解释“同志”的“进化”上见端倪。1965 年的《辞海》的解释是“①志趣相同。《国语·晋语四》：‘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晋书·刘陶传》：‘所与交友，必也同志。’《晋书·王羲之传》：‘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②政治理想相同的人，同一政党的成员相互间的称谓”。1999 年新版大致相同，只是略去《王羲之传》引文，这样做似乎没有什么微言大义，只是简化而已。对于“同志”渐渐不见于日常生活的“进化”，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审李伟国先生在《辞海

与中国百年流行语的变化》一文的解释非常清楚且“更有趣味”：“现代人的‘同志’，从民主革命中间开始流行，辛亥、五四以后，国共两党党内均用此称呼，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遗嘱中也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1936年版《辞海》即收有此词，释文有曰：‘按今同信仰——主义之各人，多互称为同志。’1965年版的说法大体相同：‘政治理想相同的人；同一政党的成员相互间的称谓。’从五六十年代开始，社会上通行‘同志’之称，这是解放区带来的。随后渐渐普及成为人们之间（除了已经转化为“敌我矛盾”者以外）最常用、最无区别的称呼，反映在1979年版《辞海》上，则较前版加了一义：‘我国公民彼此之间的一般称呼。’1989年版将‘我国’改为‘社会主义国家’，似便贴切。到了改革开放年代，‘同志’不再成为普通百姓间惟一的称呼，‘先生’、‘女士’、‘男士’、‘小姐’，渐渐作为贵称、雅称被重新启用，其他各种称呼也视场合、身份之不同而同时使用，称呼语空前丰富多彩。在《辞海》（1999年版）中‘同志’一条的‘公民彼此之间的一般称呼’一义又被删除。”开放市场改革经济，“同志”是自然而然地成为牺牲品。

事实上，“同志”在国内“淡出”，是因应社会转型的自然变化，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现在，说“×同志，我们去麦当劳吃汉堡包”、“×同志，今天股市走势如何？”、“×同志，你赴美国的签证是否已办妥？”或“×同志，你的‘托福’（TOEFL）成绩如何？”虽然一样能够达意，但与环境格格不入，显得有点滑稽，以“老板”、“先生”、“太太”、“小姐”或“称兄道弟”代“同志”，才能配合社会生活多元化的不同需要。众所周知，如今国内人民万众一心向“钱”看，在赚钱上他们可说是“同德”、“同心”，因此互称“同志”，并无不当，可惜在30年代（1925年），国父的遗嘱已给“同志”加上政治含意；《辞海》更将之定性为“同信仰同主义”者互称之词，

换句话说，“同志”与政治挂钩但和经济无关——同心同德赚钱的人因此不宜称为“同志”，以免贬低“同志”隐涵的崇高含意。

最后应该一提的是，本文文题用“你好”而不用“您好”，是因为笔者写港式白话文——大概是王朔先生最看不起的文体——突然加上一个“京片子”的字，显得有点突兀、装腔作势和不类不伦。用无心之你并非无心之失。

(2000年1月5日)

## 么匿飞夫地 拓都天豆臣

周二引亚当·斯密论“业商聚会议价”一段话，接下去的更值得一提。要怎样防范业商攻守同盟取得共识定出对本身最有利的价格？斯密的主张是立法禁止他们集会，但他又觉得这样做太霸道强横，并不妥当，遂建议业商组织同业公会，把有关商号资料登记在案，既方便办理同业公益，亦便于政府监察，妙计也。周宪文译文是这样的：“同业者即使为了娱乐与解闷而集会，而其谈话，结果往往变成对于社会的一种阴谋，或为提高价格的企图。用法律来禁止这样的集会，而此种法律，又能加以执行，且毋背于自由与正义，这本来是很难的。这就是说：法律虽然不能阻碍同业者时常集合一起，但亦绝对不能助长这种的集会，尤其不能使这样的集会成为必要。规定一特定的全体同业都须将其姓名与住址登记于公簿，这便助长这样的集会。因为这种登记，即使本来（即如没有这种登记）互不相识的人，结合起来，使他们可以知道的同业的地址。”同业组织行业公会由是而生。这段译文不好读，但其意非不能揣摸。

读斯密这段话，笔者有两点感想。其一是在斯密的时代（《原富》于1776年初版），交通闭塞、通讯落伍（信鸽最快捷），因此，限制业商聚商“密谋”，史密斯虽然说得甚为婉转，他是主张立法禁止他们集会的；其一是今人多误斯密主张放任自由，是指政府什么都不管，其实，鼓吹放任自由只是斯